



市井烟火

“等倒起”还是“蹲倒起”？

□冉小平

某日，满载乘客的乡村客人在陡峭的山路上气喘如牛，艰难爬行。车行至某十字路口处，一个戴着耳机、十八九岁的小伙招手搭车。

客车稳稳停下。车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，耳机小伙上车后，站在车厢过道四下环视，却不见有人卖票。

“老师，我要去光明村，是谁在卖票？”耳机小伙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问驾驶员。

“今天跟车的售票员临时有事，不忙买票。小兄弟，你到后面等倒起。”驾驶员一边开车，一边随口答道。

眼见驾驶员这么说，耳机小伙于是摇摇晃晃地走到了车厢后面，径直蹲了下去。

即使没空座，站着也比蹲着强呀！他到底是晕车或是身体不舒服，还是有啥其他原因？同车的一些乘客面面相觑，对耳机小伙的做法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

客车晃悠悠地继续前行。

约莫二十分钟后，耳机小伙开始面露难色，终于忍不住朝着驾驶员喊道：“老师，还要蹲多久呢？您看，我两条腿都开始发麻了呢！”

“小兄弟，你说啥子要蹲多久哟？”驾驶员紧握方向盘，两眼直盯前方的山路，头也没回。

“老师，您刚才不是说让我到后面蹲倒起吗？”耳机小伙反问道。

见他这么说，驾驶员立马松了油门放慢车速，扭头一看，这才发现小伙竟然正老老实实地蹲在车厢的后面！

“哎哟，小兄弟，快起来快起来！我刚才才是喊你‘等倒起’，哪个叫你‘蹲倒起’嘛？”驾驶员忍不住咧开嘴笑了起来，“唉，可能是我说不来普通话，才让你误会了。都是方言惹的祸！”

“老师，不怪您不怪您，应该怪我自己一直戴着耳机没听清。”耳机小伙抓着客车座椅靠背缓慢站了起来，活动着腿脚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，“我把‘等倒起’听成‘蹲倒起’了。一心不可二用，耳机误事耳机误事！”

闹了半天，原来是竟是一场乌龙！

此情此景，一大车原本昏昏欲睡的乘客，全都掩嘴而笑。

(作者单位:石柱县文化旅游委)

喝了55年酒
终于品出了点“味道”

□方方根

很多人喝酒，都是这副“难看”模样：把酒杯一端，脑袋一仰，脖子一伸，嘴巴一张，眼睛一闭，随着“咕咚”一声，一口酒就下了肚……

而老冯喝酒，却是这般“优雅”举止：先把酒倒入杯中，倾斜45°，观看酒的颜色和外观；然后晃杯，把鼻子探入杯中，短促地吸气闻味；之后就是啜一小口，鼓起腮帮子让那一小口酒在口中打转，与味蕾充分接触；再张开喉咙，把酒一点一滴地慢慢抵下……

老冯，退休领导干部，现年71岁。我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个小区。谈到酒，老冯有这样的体验——

酒，是人的心的酒。

老冯深情地回忆，1968年底，为了响应号召，出生在川东一个县级市、正读高中的他，同许多城市青年一道，到了一个偏远的生产队插队。

老冯对当年的知青生活记忆犹新，“住的是简易土坯房，冬冷夏热，三伏天蚊虫特别多；吃的粮食很少，苞谷、红苕、洋芋‘三大坨’为主，荒月靠扯野菜充饥；集体劳动强度特别大……”“刚开始的革命理想被渐渐消磨，心情变得烦躁，心头的苦闷需要发泄……”

就在他心浮气躁、心烦意乱之际，生产队长开导他，“喝酒吧，酒是心灵的镇静剂。”于是，从16岁开始，老冯喝起了酒。

1977年冬天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一所著名大学录取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工作。

酒，喝得好是人情世故，喝不好就是人情事故。

老冯记忆犹新1998年10月喝的那次“傻酒”。他被提拔为副总经理，晚上，他在一家酒楼办了一大桌。席间，同事你一杯我一杯，结果把他喝成了一个稀里糊涂。半夜，妻子赶来，艰难地背着他回家。夜风中，朦胧月色将夫妻俩的影子拉得很长、很长。妻子一边挪步，一边提醒，“老冯啊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喝到适宜最为好。你如此醉酒，岂止伤了自己身，还让家人担了心！”听闻此言，老冯如醍醐灌顶。从此，老冯改变了酗酒的坏习惯。

酒，更是检验人性的“试金石”。

至今，老冯已经有整整55年的酒龄。喝酒的数量，用他的话说“至少10吨”。对于酒好酒醇，老冯是这么认为的：即便一瓶好酒，你一口猛喝，跟喝一瓶毒酒，感觉差不多。反之，哪怕是一瓶毒酒，你慢慢品，也会品出其中的好味道。

上个周末，老冯约我喝酒：每人二两老白干，一盘猪耳朵，外加一个青菜豆腐汤。“怪酒不怪菜哈！”老冯一边缓缓品味酒水，一边娓娓道来他的“酒故事”。我蓦然感悟到：这是一个“酒精考验”的人，对“酒文化”背后人生哲理深邃的洞察……

(作者为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)

抹不去的老时光

张家娃儿端着饭碗
跑隔壁李家去夹菜

□黎强

现在想起来，小时候沿街的那些陈旧的、简陋的、烟熏火燎的老巷子、老院子和老房子，就像藏着宝贝似的魔盒，随便走进那段巷陌、跑进那宅深院、打开那扇房门，童话世界刹那间就闪现出来，让童年时光有了精神富足的莫大欢愉。

那些再已回不去的老巷、老院和老屋，曾经滋养了我渐渐长大的青春，一直珍藏在我的心海。因为，老巷里有入迷的小人书，老院里有香甜的谷芽粩，老屋旁有馋人的炸小鱼。虽然说不出它们的绝妙之处，却能够把巷陌烟火美到极致、美到记忆深处。



江津李市街河坝街

敖伯伯的故事和胡豆，娃娃们最爱

河坝街是位于江津老县城小西门的一条窄逼老街，沿十七八步石梯之下，有一酿酒的老槽坊，每天酒香氤氲，好像把整条街巷都熏得晕乎乎似的。沿河坝街一溜下去，深巷子、旧宅院、老石门一个接一个，而且互通，娃儿们是最喜欢在这些巷子宅院间窜来窜去的，你追我跑，我躲他藏，玩一种叫巷道战的游戏，乐此不疲。直到大人扯开喉咙喊“宵夜了”，才悻悻地回家，一个个的头发、背心被汗水湿透了，但脸上挂着的是儿时快乐的笑。

从老槽坊往下去，就到了街中地段，一棵树冠硕大、枝繁叶茂的老黄葛树下，是街坊邻居家长里短最集中的地方，也是人情味儿极度碰撞、极度交融的场所。邻里间的小帮忙大帮衬，几乎就是在这里发生，又在这里完成。

在外闯荡的钟三爷家，长年只有钟三婆一人独守，靠编蔑巴扇维持生计。那时，家家户户都烧煤煮饭，钟三婆的蔑巴扇自然就是为煤炭炉子、煤炭灶扇风送氧的工具，是普通人家的炊事之物。娃儿们做完作业，围坐在钟三婆摊子前的青石板路上，一边看钟三婆麻利地编扇，一边听钟三婆讲“熊家婆”的故事。讲到精彩处，胆小的娃儿把小脑袋缩到衣领里，死死拽住旁边的小伙伴不丢手。

隔壁李姑婆家子女较多，但左邻右舍的娃儿偏偏喜欢往李姑婆家跑。轮到饭点了，撵都撵不走，李姑婆干脆懒得撵，顺势多摆几双筷子，让娃儿们夹几颗嫩胡豆、几片豆腐干之类的吃，娃儿们高兴得很，乐得直做鬼脸儿。

挨着黄葛树下街沿边住的敖伯伯，泸州人，最喜欢娃儿们去玩。隔三差五从石灰坛里拿出五香黄豆或砂炒胡豆，数好数量，再平均分给快把口水流出来的馋猫。娃儿们得到“零嘴儿”，一些忙往嘴里送，一些忙往兜里揣，乐得敖伯伯直打哈哈。敖伯伯是跑船走川江的，上至四川宜宾，下至湖北宜昌，肚皮头装了不少水流沙坝的故事，娃儿们总是扭扭敖伯伯讲来听。敖伯伯卖着关子，不疾不徐，慢慢地端一张小方桌在家门口，摆上老白干，斟满酒杯，把土碟子的炸小鱼，一人一条分给眼鼓鼓看着炸鱼的娃儿，呷一小口酒，“呲溜”一声后，才用他那浓重的泸州口音讲起什么朝天门呀、什么白帝城呀、什么夔门呀的龙门阵，听得

孩子们一个个入了神。

母亲推的豆花是奢侈的伙食

记忆中，河坝街人家只要到了吃饭时间，张家的娃儿可以端着饭碗跑到隔壁李家桌上夹菜，不会遭大人打筷头的。平常时间，随便到哪家哪户去借三勺醋、两勺酱油，不会吃闭门羹，更不会遭白眼和笑话，没人有看不起的想法的。借的人嘴上直说着“借了还”，被借的那家忙不迭地说“挨邻隔近的，还啥还哟，不够来拿就是”。哪怕借的人和被借的人，昨天还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斗气吵嘴不可开交，一见邻居进门讨借，马上迎去一副笑脸儿，还顺口说，“昨天的事哈，对不住哟，过了就算了，街里街坊的，改天我推点嫩豆花儿喝杯酒，你要随喊随到哟。”

小时候，我家仨兄弟常常闹着母亲推豆花吃，在当时，如果在家吃顿豆花饭绝对算是奢侈的伙食了。母亲拗不过娃儿们，舀几米筒子黄灿灿的黄豆出来，置于一木桶中，倒入温水浸泡起来。第二天天一亮，母亲就来到街坊李么娘那里借用磨子。我和哥哥、弟弟像母亲的跟屁虫，表现得近乎献媚。帮不上忙的仨兄弟，见白嫩嫩的豆浆沿着磨壁黏黏地流下来，巴望不得现在就变成香喷喷的豆花。豆浆磨好了，母亲还要认真地把石磨洗干净，谦恭地回禀主人，道声谢谢才走。

中午，待豆花在大铁锅做好之后，只见母亲围腰都没有解开，用家里最拿得出手的一个“寿碗”，洗得亮堂堂的，在锅里舀上几坨热络络的豆花，打好作料，出门去了。我问父亲，“妈妈干嘛？”父亲说：“借了李么娘的磨子推豆花，要感谢别个哩，端碗豆花去表示表示。”母亲回来，脸上很满足，“李么娘夸我豆花做得好。”父亲头也不抬，“看你美的，来哟，坐下来吃哟，陪我喝一杯。”我们仨兄弟则不管不顾，把脑袋杵进饭碗，把那小小的肚子吃得圆滚滚的。

在不足800米的河坝街，挨家挨户都晓得我读书得行，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的学习榜样。说自己的娃儿，你看别个吃没吃啥，穿没穿啥，读书好凶哟。高考前夕，邻居李二娘还专门给我家送来30个土鸡蛋，让我母亲给我补补，好金榜题名。王么爸喜欢在河边搬罾捕鱼，他自己舍不得吃，把好鱼好虾都给我家送来，还不忘叮嘱母亲熬汤给我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